



不忘昔日苦

不 忘 昔 日 苦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4 年 • 北京

49

群众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209(文)129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 13/16

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01千字 印数1—50,300册

定价(4) 0.4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工人家史。口述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控訴了地主、資本家、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們的罪恶。解放前，工人兄弟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，经受了敲骨吸髓的剝削，受尽了辱罵、鞭打和摧殘，終日掙扎在死亡线上。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长期的斗争，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终于打碎了沉重的枷鎖，获得了解放。过去的仇恨，激励着他們更加热爱新社会，积极建設社会主义，并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。

但是，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，他們总是企图复辟，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，不要忘记过去，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这些忆苦思甜的文章，对年青的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。

封面設計：焦煥之

統一書號：10067·129

定 价： 0.4 0 元

目 录

向妹妹讲过去的事·····	1
血与泪的控訴·····	11
走投无路·····	28
三过鬼門关·····	42
李凤恩的往事·····	56
我的学徒生活·····	72
不忘昔日苦·····	80
跳出苦海·····	93
成家·····	111
人間地獄·····	124
两代人·····	137

向妹妹讲过去的事

李玉琴 口述

吳 柳 整理

去年暑假，在煤矿技术学校学习的玉芝妹妹从辽源来北京看我。我們姐妹俩已多年不見面了，一嘮就是半宿。从学校生活，直談到天安門广场，談到未来的希望和理想。正談得沒完沒了，妹妹忽然厥起嘴巴問我：

“过去你們为啥把我卖了？”

我半天說不出話来。妹妹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，也懂事儿了。早些年，因为看她年紀小，我一直不願意对她談过去的事情。現在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我要把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切告訴她。

全家来到鶴崗煤矿

我生在哈尔滨，家住在松花江边的道外七道街。全家就四口人。爹在一家造纸厂干活，媽是个剛强勤儉而又俐落的人，在家操劳家务。那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还騎在中国人民脖子上，日子很不好过。爹掙的錢养不起家，下工以后，还貪黑起早到江边去当搬运工人。不想这年夏天，爹从江沿回家，得了肚子痛的病，一头倒在炕上，就起不来了。这时候，媽又生了大弟弟，甭說請医生給爹瞧病，家里几張嘴也沒法

糊了。不久，爹在貧病交迫中死去。那年秋天，媽媽帶着三個孩子回外祖父家去了。沒有幾天，外祖父家就揭不開鍋了。媽又帶着我們，來到舉目無親的湯原縣城。媽整天給別人洗衣裳，我和大姐就去揀煤核燒火做飯，大人小人都不能閒着，日子還是過不下去。這時有個醬油廠的工人，叫李岫甫，為人老誠，獨身一個人，經人介紹，就和媽結了婚。媽原想找個幫手，誰知有了幫手還是沒法兒活下去。

這年冬天，我們全家冒着大雪，來到鶴崗煤礦。爹就到礦上去當了礦工。那時候鶴崗是人間活地獄。滿街淨是討飯的，凍餓而死的礦工無數，天天用大板車往外拉死尸。爹在礦井下刨煤，把頭讓什麼時候上來就什麼時候上來，一個月掙的錢只能買幾十斤糧食，家裡吃燒全無。日本鬼子給礦工吃橡子面，到嘴是苦的，吃完脹肚拉稀，個個瘦得不象人樣。我和大姐還是照樣揀煤核，賣煙卷，啥活都幫媽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媽又生了玉芝妹妹。這不是越渴越吃鹽嘛！那年頭，添一口人，比一座山還重。正在這節骨眼上，井下出了大事故，爹被砸在裡面。幸好被工人救了上來，可是腰受了傷，不能動彈了。整天躺在炕上，吃藥看病全沒錢，只好硬挺着。不想把頭這時找上門來，把爹解了雇。媽看到這情景急得直哭，看來這礦工的日子也真不能過了，就和爹商量，要下鄉種地去。媽說：“我們全家都下地，賣力氣，總能有碗飯吃。”

種地也沒有窮人的活路

就在這年春天，全家又奔到農村，在老縣城大北村落了戶，從大地主張鴻圖手裡租種幾垧生荒地。開荒可不易，這是個山溝，樹木蒿草很多，割荒草，刨樹根子，全家把命都

拼上去，才好不容易开了几亩地。沒有房子，就搭起地窩棚，睡在里面，有时候长虫老鼠乱窜，吓得我們直叫喚。这年秋天收成真好，收的苞米堆成个小山，足够明年吃的，全家都舒了心，媽也不愁了。誰知就在打場的时候，听見远处叮当叮当串鈴响，一看，是地主管賬的，套着三馬大車来了。管賬的一見苞米，二話沒說，就往車上装。我爹急着和他讲理：“不是你說开荒头一年不交租嗎？”他眼一瞪說：“这是老規矩，一律东伙四六分！”就这样，全家的活命粮食，叫他拉走大半。

这一年忙了一春一夏，到头来地了場光。怎么办呢？別的出路又沒有，还得种地主的地。开春，全家又都下地，粮食不够吃，就种早豆角，土豆，挖野菜，采蘑菇度命。这年庄稼长得更好，苞米棒子象个大棒槌，一尺多长。眼看粮食要到嘴了，可是媽和爹又都愁起来，地主又要来分粮了。这个靠山屯子只有几戶人家，其中有一戶是赵大爷家，他也种地主的地，为人正直，是个山东人，也是早年逃荒来的。他見我們家愁得这个样，就偷着告訴我爹一个法子。从这以后，爹媽就常常三更半夜也不回来，我們都小，不知道他們干啥。这地方很冷，黄豆一割完就飄大雪，雪一停全家就去打場，場還沒鋪完，就听見远处叮当叮当串鈴又响起来了。

地主管賬的一跳下馬車，就往場院奔，拿着口袋要分粮。这回他見車沒有装满，举手就打我爹的嘴巴，說：“粮食都哪去了？”我媽可不受他的气，就过去和他打了起来。管賬的不甘心，屋里房外到处搜查粮食，一粒也沒有找到。管賬的沒法子，只好出山了。

管賬的走后，我們才明白，我家的粮食，一部分在沒打

場之前，就運到山里藏起來了。等大雪一封山，神仙也找不到。這樣才算留下一點過冬的口糧。媽這時候又生個小弟弟，日子雖然苦，一家人總算能活命了。誰知道，萬惡的日本鬼子這時又趕進山里，說是來抓抗日聯軍的。我們這個山溝，早就聽說有抗聯隊伍活動。有時候就住在屯里，我媽就給他們做飯吃。那時候就知道這幫人好，和藹可親，不打擾百姓。鬼子兵一到屯里，先是到處搜查，沒找着人，就把全屯的人集合起來，向大伙要人。一個鬼子軍官用戰刀架在趙大爺脖子上，問他：“抗聯有沒有？”趙大爺把四喜帽子摘下來，指着脖頸說：“砍了我也不知道！”鬼子官紅了眼，咔嚓一聲，就真的把趙大爺的頭砍了下來。媽抱着小弟弟都吓傻了。從此，她一聽見狗叫，就从炕上跳起來，光着腳兒，抱着小弟弟往山上跑，嘴里嚷着：“日本鬼子來啦！活不了啦……”有時候一跑就是一宿不回家，全家為這事兒都愁死了。有一次半夜，媽又抱着小弟弟往山里跑，全家都上山去找她。找到天亮，才在一棵大松樹下找着，發現她正在拴繩子打算上吊。我們都撲了過去，媽象沒看見我們一樣，嘴里還在叨念“活不了，活不了……”好容易把她弄回家，從此媽就瘋了。爹見這情景心都碎了，把家里一袋子向日葵籽賣了，買了劑湯藥。一劑藥哪能治好這病呢？日本鬼子又常來抓人殺人，媽的病就更重了，三天兩頭抱着弟弟往山上跑。爹想，再在這兒住下去，不是叫狼吃了，也得叫鬼子砍死，還是到礦山找條活路去吧。於是全家六口，又奔蛟河礦去了。

二次下礦 家破人亡

人說蛟河礦比鶴崗好，一到蛟河礦就明白了，這是從屎

窩挪到尿窩里，全一樣。爹下井刨煤，我們姐弟幾個，能動的都出去揀煤核。媽瘋瘋癲癲地坐在炕上，抱着小弟弟，有時候又跳起來嚷：“鬼子來啦！……”妹妹玉芝那時候才四歲多，不知道媽是瘋了，寒冬臘月穿着單衣，整天坐在灶前烤火，烤完了前胸烤后背，烤久了頭髮也烤焦了。媽有時候叫妹妹跪在炕上，一跪就是一天。妹妹就叫：“媽，我凍死了，我要烤火。”媽說：“你別動，鬼子又來啦！”妹妹也不敢動。

由於蛟河礦井下支梁頂柱安裝時偷工減料，爹還沒干幾個月的活，就發生塌頂的大事故。爹又攤上這場大禍，腿砸傷了，被工人給抬回家來。真是平地一聲霹靂，把全家都震懵了。媽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老是叫：“鬼子兵又來啦……”

這回和過去一樣，爹又失業了。躺在炕上，一躺就是幾個月，腿沒有好，不幸又得了傷寒病，一劑藥也吃不起，兩個腮幫也腫起來了。媽有時候象明白過來，問爹說：

“你怎么不上工呢？他外祖父都七十多了，也不知道他們日子怎麼樣，……窮人在哪兒也不好過，什麼時候過好日子呢？”

爹聽了這話心里更着急，家里一粒米沒有，我和大弟弟就出去討飯，要回吃的养活一家。大姐在家照看爹媽和妹妹。那年月討飯都無路。礦工區哪有吃飽飯的人家？討一天也不夠一個人吃的。小弟弟餓得直叫，在媽怀里光咬媽的膻奶頭，都咬出血來了。玉芝妹妹餓得光知道烤火……爹看見這情景，實在寒心，唉聲嘆氣地說：“活着不如死了！”說着就拿起磚頭照自己腦門砸下來，拍的一聲，磚頭砸得粉碎，頭上淌下血來，人也昏過去了。我和弟弟討飯回來，見爹頭

上起了个大血包，惊得話都說不出。爹把我們叫过去，摸着我的头一声一泪地說：

“孩子，全家都活不成了，早晚都得餓死……咱們买点毒药吃……死了吧……”

我們一听都抱住爹的腿，跪在地下哭叫着說：“爹，我們不死啊！……”在媽怀里的小弟弟，那时才两岁，餓得都睜不开眼睛，一听我們哭，他睜开眼睛，叫着：

“姐！我要吃毒药……”

這話象刀絞心一样，全家都哭起来。我們多想活下去啊！天不亮，我就赶着去討飯了。临走，我告訴小弟弟說：“姐去給你要吃的去！”小弟弟听了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。我含着泪走出去了。我剛出門，爹一个人就爬到門外，見着邻居張老太太就和她說：

“我这病也好不了，靠孩子討飯咋能活命呢？我要死在炕上，孩子們可怎么办？还不如让我死在外头……”

張老太太吓坏了，劝了半天，爹也沒話說了，只是长吁短叹地坐在門口。

在矿区是討不着吃的，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到远处去討。我們一走就是几十里，在一个山村里一連要了几天飯，总算討到一点吃的，就高兴地挎着筐回家去。一进家門，爹不見了，只見姐姐在哭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小弟弟在媽的怀里有气无力地在叫：“姐，我要吃……”說着就把小手伸进嘴里咬，咬得嘎吱嘎吱响，血順着小嘴往外流……我連忙拿着討来的干粮扑过去給他吃，可是他再也吃不上姐姐討来的干粮了，他咬着自己的手指，就死在媽的怀里了。

姐姐也餓得不能动弹了。她哭着說：“爹爹不知到什么地

方去了。”更糟的是，大弟弟去討飯，几天也沒有回来了。这时候玉芝妹妹餓得不能走动，还是烤火，头发象干草似的，直往下掉。后来，听張老太太說，爹爬着走了。这才明白，爹是想爬到外面去寻死的。我們更哭得厉害了。

我們用破席头把小弟弟卷了出去，可怜的弟弟，从生下到死，連頓飽飯都沒吃过，最后吃着自己的指头死去了。埋了小弟弟，丢了大弟弟，走了老爹爹，一家人六神无主，不知道怎样活下去。这时，好心的邻居对十三岁的大姐說：“你是姐，得想法子养活瘋媽和弟妹。不能看着大家活活餓死。”我們同邻居合計，决定先把玉芝妹送給人家，免得她烤死餓死。張家大媽沒有女儿，收养了妹妹，說是卖，人家沒給什么，当时只想不餓死就行了。从此，一家人只剩下我們三口了。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，每天只好討点飯养活瘋媽。

毛主席是我們救命恩人

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八路軍从延安、太行山开过来。毛主席的队伍一到，我們矿山就解放了。馬盼清明草盼春，工人就盼八路軍啊！一解放，矿工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烟了。又斗地主，又斗把头，一下全翻了身。我家因为靠郊区，也分了五亩园子地，沒劳力种，村长套着牲口帮助我們点种收割。家里吃穿都有了，还分了被子……真象做梦一样。說也怪，媽的瘋病也輕了，有一天她明白过来，見我們就問：

“咱們日子怎么好起来了？你弟弟、妹妹到哪里去了？你爹丧尽天良，丢下咱們就不管了。”

我們見媽清醒了些，高兴得流出泪来，安慰她說：“媽，

解放啦，毛主席救了我們全家，弟弟沒回來，妹妹叫爹帶走了。”她相信地點點頭，嘆了一口氣說：“咱們也盼到這一天了！”

我和姐姐都想念弟弟，到处打听他的下落。后来，在老爷庙里找到了他。只見他穿着开花的破棉袄，正給一个瞎子領路。一見面，就哭倒在我們身边。我說：“解放了，回家去吧！”他又高兴，又发呆地問：“啥是解放啊？”我把家里的变化都告訴他，他欢天喜地跟我們回家去了。

一九四六年，姐姐在矿上找到工作，我小，就在家照应弟弟上小学，給媽做飯吃。我們新分的房子后身，就是小学校。我一做早飯，就听見他們念书，心里別提多急。心想，我啥时候能念着书多好啊！姐姐是在蛟河矿导火綫厂做女工，別看她才十七岁，可知道为誰干活，一进厂，就黑天白天地使勁干，那股积极勁儿，人人都夸奖她。后来，她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全家都为她高兴。

那年秋天，我家种的园子地，結的苞米棒子有一尺多长。一天，我磨完了苞米粉，正要端进屋里去，就听背后有脚步声；回头一看，我惊呆了，院門口站着一个老年人，滿臉胡須，肩上背着一个小行李卷，細长的个头儿，这……是爹回来了。我叫了一声，一簸箕的苞米面，全撒在地上了。我扑到爹身上，他摸着我的头，四处看着，看看房子，看看家里有吃有穿的日子，他流着泪說，

“毛主席救了咱們全家啊！”

爹回来，是件喜事兒，誰知却引起了一場風波。媽有些明白的时候，就管爹要妹妹，說：“你回来了，把閨女給丟在哪里了？”又哭又鬧地要人。爹直是哭，他知道妹妹給人家

了。自己骨肉不團圓，心里悶悶不樂。我們也有不愉快的心情，心想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爹爹把我們丟了，如今回來，也對不起我們。一家人對爹都結了個疙瘩。後來爹把他從家出走的經過告訴我們，我們才明白過來。原來，他是抱著一死的念頭離開家的。他從家一直往外爬，在路上暈死過幾次，後來爬到吉林市，在一家醬油廠做木桶，想回來也回不來了，整天干活不說話，人家都把他當成啞吧。直到吉林解放，他才講了話。一天他見報紙上登着我姐的模範事跡，突然大叫起來：“我閨女還活着！這一家人還在世啊！”說完就背着行李回家了。

收留玉芝妹妹的張大媽，兒子在解放東北的戰爭中犧牲了。她一聽我爹回來，家里還為了過去的事在嘔氣，心里也難受。一天早晨，張大娘把玉芝妹妹送回我家來了，向我爹說：“舊社會賣兒賣女是迫不得已，那時候窮人無路可走啊！新社會你們一家能團圓，我心里也高興！”從此，玉芝才回到自己家里。

爹回來以後，又回到礦上干活了。現在負責看管倉庫。最近他來信說，他身上挂着倉庫的大鑰匙，多少國家財產，都交給自己掌管。還說要爭取入黨呢。媽媽在過去受的苦太深了，在一九五一年死去了。如果她还活着，我想她一定能明白過來，親眼看看咱們的新中國，過過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日子。我在一九四九年也到礦上做了女工，後來黨培養我當小火車司機，我是蛟河礦第一個女司機。我在礦上參加了黨。我十八歲那年，黨又培養我，調我到秦皇島煤礦工人學校學習文化。到一九六〇年，學完高中課程，又保送我進了北京礦業學院選礦專業學習，一九六五年就要畢業了。兩個

弟妹，都是解放后进的学校，都参加了共青团。誰能想到討飯的一家能有今天呢？

妹妹听我讲过去的事情，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眼泪象泉水一样涌出来。忽然，她止住了泪，严肃地说：“姐姐啊，我們千万不能忘記过去啊！使我們家破人亡的是旧社会！救我們出火坑的，是共产党，是毛主席！”

血与泪的控訴

郭 震

在济南市南郊的铁路工人住宅区——“二七”新村里，我訪問了济南铁路局車輛段車輪厂党支部委員、六級电机鉗工唐更法同志和他的爱人——“二七”新村模范家屬委員韓淑珍同志。

唐更法同志的家是兩間北房，里間屋迎門牆上挂着夫婦两个的奖状、授奖的相片，柜櫥上放着一部收音机，南北兩張床上，叠着三条新花棉被。箱子、家具整整齐齐，印着“奖”字的茶杯、本子，摆在桌上。

这个七口人的家庭，是多么美滿呀。每逢下班、放学之后，一家人湊在一起，說說笑笑，大女儿談談車站上的新人新事，哥哥教弟弟讀書識字，姐姐教妹妹画画叠紙，也有时一家人开开收音机，听听北京的声音……

可是，有誰知道，唐更法同志的童年、青年，却是在血泪中度过的呀！

—

一九三一年九月，淮河两岸秋庄稼一片金黃。但是在安徽省怀远县周家营村头有一个人，正对着无边无际的秋庄稼